



二十年后看伊犁

◎顾晓明

近期,受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前方指挥部的邀请,作为第五期江苏援疆干部团队的一员,参加了“回伊犁看变化谋发展”活动。时隔二十年再回新疆,目睹天翻地覆的变化,深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决策的英明。其间得小诗几首,以记此行。

眺望伊犁

伊犁挥手离别后,
转瞬双十付等闲。
公主可曾思故里,
林渠是否换新颜?
天山云动蹁跹舞,
黄海潮鸣奏乐弦。
大漠胡杨应笑我,
白头岂莫那青年?

又见伊犁

站前人涌市声喧,

恍若风情异域天。
旧日街痕寻几处?
烤香三串慰流年。

巩留核桃王

天山北麓核桃树,
沧海桑田万万年。
秋去冬来雷作笔,
丹青束手赋难言。

天马浴河图

风卷云腾飞夏塔,
凌波踏雨震天山。
雪原孕育汗血马,
长啸一声社稷安。

昭苏蝶湖印象

风动瑶池蝶翼张,
虹光星雨落云裳。
萌娃逐浪追霞影,
笑采花香入梦乡。

发小

◎丁小明

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,两人同村,同年同月同日生,阿强和阿伟就是这样的一对。

阿强比阿伟早出生了几个小时,他们的父辈就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两人自打会玩耍开始,几乎是形影不离。有次放学,校外有个混社会的小青年欺负阿伟,阿强就挺身而出,用小小的身躯挡在了阿伟面前,随手捡了块砖与社会小青年厮打在了一起,为此还被抓进了派出所。学校里,阿强的成绩很差,而阿伟却是学习尖子,但这不影响两人的感情。光阴似箭,两人都长大了。阿强早早地走上了社会,开起了一家汽车维修公司,虽然不大,但也经营得有模有样。而阿伟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警察大学,毕业后到公安局的经侦部门工作。两人没有因为工作的不同而减少联系。阿伟经常到阿强的汽修公司坐坐,喝喝茶。甚至结婚,两人都选择了同一天同一个酒店。或许,这就是旁人眼里羡慕的发小吧。

周末,天公却不作美,狂风裹挟着黑压压的乌云,仿佛要摧毁天地间的一切。阿强正要关上公司办公室的门窗,突然瞥见公司门外驶进来了辆警车。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,其

中一个居然是发小阿伟。阿强很是惊诧,阿伟每次前来聊天都是穿着便服,从不穿警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在长期交往中,阿强也从来不把阿伟看作是一名威严的警察。

“阿伟啊,今天这是唱哪出啊?”阿强赶紧迎到了公司办公室门口。“哥呀,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会来找你。”阿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,“这是我的同事,今天我们来就是向你证实一件事,望你能好好配合。”

阿强一边张罗着泡茶,一边脑子里如放电影般闪过了好多的念头:阿伟今天怎么了,我可是守法经营,不偷不抢的,还是别人的事情牵扯到我了?我与不法分子也没交往呀。阿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哥,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?”阿伟一双鹰眼犀利地盯着阿强。一丝不祥的念头出现在了阿强的脑海中并逐渐清晰了起来。他瞬间明白了阿伟和同事来找他的目的了。但他有一丝侥幸心理,阿伟可是自己的发小,他能不网开一面?

“阿伟,我也是一时糊涂呀!”阿强脸涨得通红。“带上相关的账本,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阿伟同事说道。阿伟与他在生活上是无话不谈的发小,可在法律上他不会徇私情的。阿强

只得在办公室里找出一本小笔记本和一些账本,那上面有他“做事”的证据。

临离开公司时,阿强的妻子闻听情况追了过来,一看是阿伟,一愣:“阿伟,我家阿强怎么了?”“他涉嫌诈骗。”阿伟说着“呼”地关上了警车的门,驶出了公司大门。

在审讯室里,阿强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。原来,他利用汽车维修业务,在帮客户报保险理赔时采取虚构项目,甚至有时作假现场,人为制造二次事故等向保险公司进行诈骗。而那本藏在办公室抽屉内的小笔记本则记载着每一起虚报的事故,经核对账本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情况,基本吻合,阿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阿强被送往看守所。车上,沉默了好久,阿伟先开口:“哥,你是知道的,这是我的职责,法不容情。”阿强心里发酸,眼睛红红的,强忍泪水。

看守所黑漆漆的大门仿佛一把斩断兄弟情谊的利刃。望着往日亲密无间的发小戴着手铐,阿伟轻声说:“阿强,你恨我吗?”阿强始终低头不看阿伟,默默朝监舍内走去。临进门时,阿强突然回头,大声说道:“我不会恨你的,我们是发小。”阿伟顿时泪如雨注,大声说道:“好好改造,出来后我们还是世上最要好的发小!”

山湖日出
◎陈顺源



天山花海

荒野北坡添胜境,
天山花海正如织。
古闻公主和亲路,
今见江苏援塞师。
兴业安边同勠力,
化民润物共擎旗。
神州儿女多奇志,
瀚漠扬帆圆梦时。

伊宁战友喜相聚

别后廿年矣,
拥肩思往昔。
沙洲栽绿树,
河谷筑新区。
无悔边疆月,
怡然大漠笛。
三壶犹不醉,
笑指杏花期。



只得在办公室里找出一本小笔记本和一些账本,那上面有他“做事”的证据。

临离开公司时,阿强的妻子闻听情况追了过来,一看是阿伟,一愣:“阿伟,我家阿强怎么了?”“他涉嫌诈骗。”阿伟说着“呼”地关上了警车的门,驶出了公司大门。

在审讯室里,阿强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。原来,他利用汽车维修业务,在帮客户报保险理赔时采取虚构项目,甚至有时作假现场,人为制造二次事故等向保险公司进行诈骗。而那本藏在办公室抽屉内的小笔记本则记载着每一起虚报的事故,经核对账本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情况,基本吻合,阿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阿强被送往看守所。车上,沉默了好久,阿伟先开口:“哥,你是知道的,这是我的职责,法不容情。”阿强心里发酸,眼睛红红的,强忍泪水。

看守所黑漆漆的大门仿佛一把斩断兄弟情谊的利刃。望着往日亲密无间的发小戴着手铐,阿伟轻声说:“阿强,你恨我吗?”阿强始终低头不看阿伟,默默朝监舍内走去。临进门时,阿伟突然回头,大声说道:“我不会恨你的,我们是发小。”阿伟顿时泪如雨注,大声说道:“好好改造,出来后我们还是世上最要好的发小!”

夏布
◎严世进



很久以前,在我的家乡,家家户户屋后都有一块大小不等的苎麻地。

苎麻生长速度快,一年之中,分别于端午节和中元节前后收获两次。初夏时节,苎麻的茎秆由青绿色变成深褐色,竟高出地面近两米。上部的叶腋下很快结出了赤豆大小的种子,在热风中摇曳,飒飒作响,似乎在告诉人们:“头刀麻”可以收割了。

过去,乡下纺纱捻麻的细活都是由女人们承担的。

我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纺纱捻麻能手。夏收间隙,天刚蒙蒙亮,屋后的一片苎麻已被她研倒在地。母亲摘去麻叶,将麻秆打捆稍加浸水,放到阴凉处,剥下麻皮,绕成小捆放进水桶浸泡。待麻皮浸泡一夜,捞出来略微吹干,母亲用铁制的刮麻刀将粗麻皮刮去表皮,只留下淡白的麻丝,抱到阳光下晒干。从研麻到成丝,母亲除了汗水湿透衣背,脸上和手臂上都被刺得通红,留下了一道道划痕和隐隐的血印。

炎热的夏天午后,母亲寻一处阴凉处,面前放一个小小的洋灰盒,她的拇指和食指不时蘸点洋灰,捻起了麻纱。这可是个细活,费时费工,特别要心静。母亲的捻麻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,在村子里带出了一大帮徒弟。

捻麻成纱后,请织布匠上木机织成夏布。母亲特意选择大好晴天,在36℃的高温下,把夏布摊在河岸的草地上,用河水反复冲洗、晒干、再冲洗。身材娇小的母亲总是跟太阳较劲,太阳越好她忙得越欢。她说:“夏布多用水冲,越冲越白,有了夏天的暴晒,就不会有虫蛀,也不会生霉菌,制成的蚊帐和衣服既美观又挺括。”真是“一卷夏布白,寸寸皆辛苦”。

在那个买布要票的年代,我有幸上了大学,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母亲特地为我用夏布缝制了一件夏布衬衫和一条土布裤子。就这套行头引来同学们惊奇的目光。有同学好奇地追问:“这是什么布料?”我说:“这是我母亲用苎麻,经过剥、刮、捻、织、洗、缝等十几套工序为我做的,凉爽还挠痒。”同学羡慕不已,有个同学还打趣地说:“纯手工织布太舒服了,能否请你母亲也帮我做一件?”

如今,父母已离去多年,家乡的苎麻地也早已不见。每当夏天到来之际,我习惯性地打开家中的樟木箱,把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夏布衣裤拿出来晒伏。

手捧泛黄的衣衫,闻着那老布清香,我又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身旁。